

台湾谐谑侠义宗师松柏生珍品集

松柏生谐谑武侠系列



豪 饮 酒 神 仙

〔台湾〕松柏生

上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台湾

松柏生

武博山刻

豪飲酒神仙

①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台灣 松柏生武集小說系列

豪飲酒神仙

Ⓣ

延建人民出版社

[吉]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:赵东寅

封面设计:郭羽丰

松柏生武侠小说系列

豪饮酒神仙(上下册)

(台湾)松柏生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

16印张

520千字

1997年10月第1版

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-80599-714-4 ~~1-246~~

印数:1-15,080册

定价:19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天下第一大镖局——四海通镖局的总镖头花宝生，从不轻易出马，但这一次却例外。他亲自押送一个酒坛子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平安无事，当行至太行山时，从没有失过镖的他，这一次却翻了船。连他自己在内共赔上了十七条人命。酒坛子有什么古怪，值得那么多人去死？什么人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而且这么心狠手辣？

花宝生的女儿花艳芳，为报父仇只身闯入江湖，可惜她手无缚鸡之力，几经凶险之后，被女匪首金媚娘救上山。并逼她习武，可是她却逃离了山寨，来到一座古庵，然而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呢？

数年后，一个名叫阿龙的年轻人，手托酒坛子，要江湖上招揽，他是什么人？如此大胆？

花艳芳再度出山，她今的她已非昔日吴下阿蒙，可是，人海茫茫，她的仇人要哪里呢？她与阿龙的相识，注定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

金媚娘这个多情的薄命女人，即使她将心掏出来，又能怎样呢？

面对仇人，花艳芳手中的剑在颤抖，她下得了手吗？

结局出人预料，欲知详情，请阅本书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酒坛子声震江湖 | (1) |
| 第二章 | 痴情有意恰查某 | (40) |
| 第三章 | 此恨不关风与月 | (69) |
| 第四章 | 山穷水尽疑无路 | (98) |
| 第五章 | 人不风骚枉少年 | (128) |
| 第六章 | 少女不怕猪哥郎 | (150) |
| 第七章 | 花艳芳再见阿龙 | (170) |
| 第八章 | 重温旧梦情更深 | (197) |
| 第九章 | 落花有意水无情 | (225) |

第一章 酒坛子声震江湖

天下最可怕、神奇、怪诞的武器是什么？

是不是烈火珠？

不是！

是不是翻天印？

也不是！

是风火扇罗！

更不是，这些武器虽然都很可怕，却不神奇，也不怪诞。

那最可怕、神奇的武器是什么？

是一只酒坛子……

酒子有什么好可怕、神奇、怪诞的？

酒坛子是不可怕、怪诞的，但酒坛子里泡的那一条鞭，却是可怕神奇、又怪诞。

哇操！

那是什么鞭？

洛阳。

我国历史上六大古都之一，建都的时间最长，朝代也最多。

有东周平王还都洛阳后，只五百一十五年，汉武中迁都洛阳，只一百九十六年，其后曹魏、西晋、北魏、隋、后唐等，共计建都九三四年之久。

比起北平建都六百年、南京四〇九年、开封一九五年、杭州一五三年，堪称为第一号古都城，有“九朝都会是洛阳”之称誉。

洛阳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，当我国中古以前，政治中心位于黄河流域，洛阳成了军事政治中心。

昔人论洛阳：“右掌虎年、左控阁中、北望燕云、南凭江汉，形势极为重要，隋唐以前，莫不是掳洛阳霸天下。“因为洛阳居中原要地。

因此镖局林立，像钱掌“高义泰”的威远镖局，金钩“陈强”的龙祥镖局，名誉响亮。

不过，若比起大马营的“四海通镖”，可就稍逊一些。身轻大小四十一战，至今未曾失败过。

总镖头花宝生长得高大魁梧，生性豪爽，一张性格的脸孔，凡是见过他的人，不得不承认他是男人中的男人。

四海通镖局收费合理，凡托保的客商货物，从来没有出过岔子，所以只要找上他，可以说是钱的保证。

这天，有个管家模样的人，前来四海镖局，要找花宝生总镖头。

花宝生热忱的接见，并问：“光临本局，不知有何可效劳之处？”

那人回答：“花总镖头，在下是前刑部尚书“潘公展”大人的管家潘坚，我家老爷年过思乡，一心想回故里……”

“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人本如此。”

潘坚又继续道：“但风闻北六省，绿林强盗甚多，我家老爷在位之时刚正清廉，查处过不少马贼、胡匪，因此担心中途，贼人对他留难加害，故出纹银三百两，请贵局护送到保定，酬金微薄，总镖头能否接受？”

花宝生豪迈道：“潘大人为官清廉公正，令人敬佩，别说有三百两的报酬，就算是没有，我花某人也接定了！”

“花总镖头不愧人称‘赛宋江’，潘坚先替我家老爷拜谢。潘坚又低声道：“这趟行程最重要的是个酒坛子，务必请花总镖头多留意！”

“酒坛子！”花宝生一怔！

这一天，四海通镖局门前，平添了几分热闹，天色未明，镖局主家人已经起床，总共十名镖师，四个趟子手。

他们全副抄扎，吃过早膳，请出了镖旗。

天方破晓，两辆马车，蹄声“得得”来到镖局前，一辆是潘尚书及家眷坐车，另外一辆堆放箱笼什物，是行李车，由管家潘坚押护。

镖伙一见车到，抖擞精神，喝起镖来。

花宝生率领十名镖师，全副装束，各骑一匹高头骏马，浩浩荡荡出发。

花宝生扬鞭策马先行，英风凛凛！

他们经过孟津，渡过了黄河，一路向北行走。

走了约莫两三天，来到淇县“大环山”地界。

潘管家提心吊胆，再三吩咐：“千万小心！”

花宝生一笑置之，毫不在意，行约半日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“乱石坡”。

山林乱草，十分险恶。

花宝生正要吩咐各伙计，留意四面，尚未开口，坡上一声胡哨，丛林前，草丛中，陆陆续续窜出百十来个彪形大汉。

他们各挺兵刀，合拢过来，坡上坡下要道，全给堵住。

盗群之中，拥出一个盗魁，年约四旬，鹰鼻豹眼，生相十分凶恶，青惨惨一张脸，密布黄色细毛，身材矮小，手中捧一对练子金爪锤。

这人飞步奔出林前，霹雳似的一声大吼：“喂！来的是潘狗官的坐车吗？趁早给老子站住！”

来人大惊失色，花宝生却不慌不忙，飞身下马，吩咐镖伙高举镖旗，护住了坐车。

然后，“唰”的一甩长衫，宝剑横佩腰间，飞镖紧藏袖底，一个箭步窜了出来，向盗贼朗声道：

“朋友，在下是四海通总镖头花宝生，今护送潘大人家眷返乡，路经宝山，只有随身行李，并无财物，请朋友高抬贵手，借一条路，改天一定登门拜谢。”

那个盗魁，正是本山舵主“半天鹰”晁盛，一阵“哈哈”大笑，声如夜枭。

“姓花的，你也太不知马长，老子今儿个来，不为钱财，一来劫取潘狗官坐车，开腹剖心，祭奠嗝屁的兄弟，二来听说潘大小姐长得不错，讨她做押寨夫人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没有了。不过你要知趣，夹着尾巴快走，老子可以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！”

“嘿，那我花某人可得真谢谢你的不杀之恩！”

半天神气活现，践得二五八万。

花宝生脸色一变，忽然破口大骂：“贼种，满口放屁，你当我花某人是谁？也不去打听打听。”

说完，侧身一闪，“铮”的一声，长剑已经出鞘！”

半天鹰也不打话，左手一抖，练子锤“雪花头顶”挟着一股冷

风，迎头打来！花宝生道：“好啊！别怪我花某人连半条命也不给你留。”

身形往左一闪，挺剑锋，直刺半天鹰胸口。

半天鹰吃了一惊，急忙闪避，不管对方人到剑到，恶狠狠喝道：“去死吧！”

五尺长的练子索，带着三、四十斤重爪锤，便拦腰鞭去！

花宝生没有死！

他若连这三、四十斤重爪锤，都没办法应付的话，他就不叫花宝生，四海通镖局也早就闭门大吉。

花宝生不但躲过了金爪锤，并以一股无形劲力，把半天鹰撞出了七、八步远。

名家交手，疾如飘风。

半天鹰不禁又惊又怒！花宝生疾如旋风，一个箭步，奔到盗魁背后，喝道：“当心背后！”

半天鹰不由大惊，如狂风扫叶般，练子锤又击了过来。

“半条命，你如果不贪功，咱们还可再战。”

剑花一绕，便向半天鹰双足斩来！”

“他妈的蛋！”

半天鹰慌了手脚，往上一拔，花宝生用力往回一拉。

一双练子锤已经被他夺走，向外一抛，疾如弹丸，飞出七、八丈外！

“哎！”

练子锤掉下之时，无巧不巧，打在一个喽喽头上，当场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！群贼不禁鼓噪！

这么一来，半天鹰只剩下一支单锤，他如何应战？

当下恼羞成怒，大喝一声：“兄弟们上，管他妈的狗屎江湖规

矩！”

群贼一声大吼，一窝蜂围攻上去！

镖师们早有防备，见此形势，各个亮出了兵刃，才一上步，便被对方所劫住！

群贼分成了两队，一队围攻镖客，一队来抢坐车！

花宝生见贼人不按江湖规矩，竟然恃众杀上，怒不可遏运起丹田气，大喝一声，一个“黄鹂摩空”之势，拔高三丈！

他人在半空中，左手一扬，“铮铮铮”数声，射出无数飞镖！

“哎……”

贼人立刻惨叫连声，八个跌翻在地。

“妈呀！踩到地雷啦！”

群贼一阵大乱！

花宝生疾如鹰爪，身形落下时，又见倒下五、六个贼人，其他人纷纷后退。

花宝生那口长剑，如龙蛇飞舞，白光一团，滚来滚去，有如排山倒海之势。

剑光闪处，林前坡下，尽是一些折肢断臂之贼。

他去进如游龙，退似翻风，潇洒自如。

半天鹰作梦也想不到，他有如此惊人武艺。

“总镖头，快来帮忙！”

闻言，花宝生回头一看，发觉“廖雄”形势不利，大喝一声，身形一拔，落在廖雄面前。

他一个箭步，抢到二贼身边，比了两下招式，便化解了危局。

“杀啊——”

就在他救援的一刹那，群贼呐喊一声，如潮水般又涌上来，直奔潘大人的坐车。

十名镖师左挡右拒，那里抵挡得住。

花宝生忽然想起，贼众我寡，自己纵有通天的本领，也难得不出事？

于是定睛一瞧，只见半天鹰站在一株大树后，一边大骂花宝生，一边呼喝手下上前冲杀。

因此，脑海里闪过一个“擒贼先擒王”的念头。

花宝生拿定主意，身形一闪，已到了半天鹰的面前。

半天鹰正骂得兴奋之时，忽然觉得眼前一花，当头人影飞落，“毁了”两字还未叫完，人已仰翻倒地！

他左肋“气穴”，被花宝生点住！

半天鹰被点倒后，花宝生一把提起他，喝道：“不要半天鹰命的，尽管上来！”

群贼愕然，纷纷退后。

花宝生见单刀会鲁肃之计，果然得逞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你们这些狗贼，打不过人，以多为胜，今天花某要大开杀戒！”

言罢，单手抓住了半天鹰双脚，风车似的转了几下。

半天鹰头昏眼花，连忙叫道：“花大侠饶命，花大侠饶命，我半天鹰目给屎糊倒，不识鼎鼎大名的花大侠，请花大侠大人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我便叫他们退下，从此不再与潘大人为难！”

“口说无凭以行动表示！”

“是是是，那就拜托花大侠放我下来！”

花宝生这才把他放下。

因为他被点住麻穴，口尚能言，身子却丝毫不能动一下。

他便躺在地上叫道：“兄弟们，放下武器，请花大侠过去！”

群贼果然听令，纷纷抛下兵刃！

杀那间丢满了一地刀枪。

“廖雄，押着镖车先走！”

花宝生一声令下，镖师们重新骑上马，护着潘大人坐车，迅速离开了。

花宝生留在最后，等镖队走远了之后，才解开半天鹰的穴道，策马飞奔赶了上去。

这时已是十一月天气，北国秋短，虽未下雪，大地遍布风霜，寒风凛冽，镖师镖伙，全都穿上羊皮袄。

行约四、五天后，一镖人马，平平稳稳出了河南地面，进入直隶。

这儿的好汉，因为震于四海通镖局的威名，以及花宝生在事前过拜帖打个招呼，所以丝毫不予留难，让他过去。

众人进入河北境内，不多时穿过邯郸，直来到盐城附近，天空忽然下起雪来，纷纷扬扬，把这儿变成粉妆玉琢的世界。

镖队来到太行山下，山下有一个小镇甸，叫“祈村”。

此时，天色已近晌午，彤云密布，大雪纷飞，人马冻得口中直呵白气。

因为西面就是太行山，花宝生想在天黑之前通过，到达石门县宿歇。

但是，人马都走得太十分饥饿，于是便在祈村选择了一间小饭铺，吃了午饭。

天气苦寒，每人都想喝两壶酒。

花宝生惯走江湖，知道酒能误事，何况太行山一带，是强人出没的地方，于是限制大伙喝酒。

不过，每人只准喝两三杯，花宝生以身作则，只喝了一杯。

廖雄从来不喝酒，连半滴也不沾。

众人吃饱午饭，继续起程，果然平安过了太行山。

“大家加快脚步，赶一程！”

只差三十里便到达石门，花宝生因为冬日短，恐防天黑到来不好走路，吩咐人马加快，果然在日落前，到达了高迁，距离石门不到十里。

花宝生心中大喜，以为一行人马，定可以在天色入黑之前，赶到石门宿歇。

高迁有一道险恶的山沟，花宝生叮咛道：“此地险恶，大伙儿留神！”

镖师们奋勇开路，把镖局口号喊得震山响。

花宝生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忽然迎面一阵冷风吹来，花宝生在马上，觉得头脑有些刺痛。

“咦，怎么搞的？”

他起先以为在路上吹了风，不以为意。

“哎哟……”

怎知不一会儿，所有镖师趟子手，竟然像传染病一般，个个喊起头痛来。

只有廖雄一个人例外。

原来，他们在祈村用饭时候，已经中了奸人诡计，酒内下了剧烈毒药，幸好花宝生限制众人喝酒，不然的话，这一行人未过太行山，已经完全倒下了。

廖雄滴酒没有沾口，自然不觉得怎样。

花宝生在马上越走头越昏，镖伙们各个捧头呻吟不已。

花宝生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陡然高声叫道：“惨啦，中计了！”

一言未了，险恶的山沟内，“当当当！”突然一阵铜锣疾响。

紧跟着，火把通明，四面八方，拥出百余名的盗匪来！

他们各个都是短装劲服，头戴皮帽，手持明晃晃的刀枪，为

首那个贼头，面如钢铁，身材高大，穿着老羊皮袄，手提一对锯齿钩帘刀，真像丧门神一般。

他厉声大叫：“大胆镖行，竟然见山不拜，今天若不教训你们，不知我黑阎王的厉害，留下镖来！”

花宝生忍着头痛，提剑下马，回头吩咐伙计护住潘大人车子，上前向那黑阎王一拱手说道：

“朋友高姓？在下是洛阳四海通镖局的花宝生，事前莫宰羊你老兄在这里开山立业，请多多指示，高抬贵手，咱们交个朋友吧！”

黑阎王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说得比唱的还好听，你是花总镖头吗？名声响得很，久仰你的十字剑法，打遍大江南北，未逢敌手。我呢！叫‘黑阎王’周老祖，名声也不会比你差到那里去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咱们更应该交个朋友……”

“少假仙，老子不上你的当，今天是要见识你花总镖头成名的十字剑法。”

随即，他手一挥叫道：“兄弟们，大家一齐上！”

说完，锯齿双刀一展，直向花宝生双腿卷来！

其余盗匪也蜂涌而上，他们竟然不按江湖规矩，以群暴寡，想来个霸王夺镖。

花宝生火冒三丈，“唰”的一剑，“乌龙入海”照准周老祖胸膛扎来。

周老祖双刀一封，使个“唯我独尊”，朝花宝生下三路劈去！

这周老祖的钩帘刀法，颇得北派真传，又贼又滑，双刀施展开来，推、勾、撩、抹、刺、扎，宛似一个风轮。

刀光如雪，又如水银泻地，专攻下三路。

花宝生这柄长剑，本来可以对付得了他，无奈误饮毒酒，头

昏眼花，就算楚霸王再世，也减了威风。

这时候，那些镖师更显不济，才一接触，便被贼党杀得四分五裂，落花流水。

同来十个镖师，才一照面，就被伤了四个，倒在地上呻吟不已。

不到半个时辰功夫，所有镖师、趟子手完全杀散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呻吟的呻吟，就缚的就缚，五十年来的四海通镖局，竟然一败涂地。

花宝生竭力和周老祖苦战，本来要败，但他毒酒喝不多，再来武功高强，故此斗到四十几招后，虽然守多攻少，急切之间，周老祖依然伤不了他。

此刻战场上的镖师，已经十亡八九，有一女贼见周老祖久虞不下，娇骂一声：“没用的废物！”

她身轻似叶，双钩一晃，直掠过去！

玉手一扬，“嗤”打出一支毒针，正中花宝生肩背。

“哎！”的一声。

他的剑法一乱，又被黑阎王在大腿上砍了一刀，任他是无敌铁金刚，再也站立不住。

“噢通！”

一跤跌倒在地上，早有手下上前，把他绑了个结实。

廖雄见大势已去，拚命苦战，他砍倒了四、五个小贼想救花宝生，可是贼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同伴伤亡殆尽。

他知道自己孤掌难鸣，与其无谓牺牲，不如乘机溜栓，事后设法营救才是上策。

主意既定，于是他虚晃一刀，飞身一耸，窜到一面山崖下，两脚一顿，一招“燕子穿云”翻上崖顶，藉着夜色掩护，溜烟般逃跑